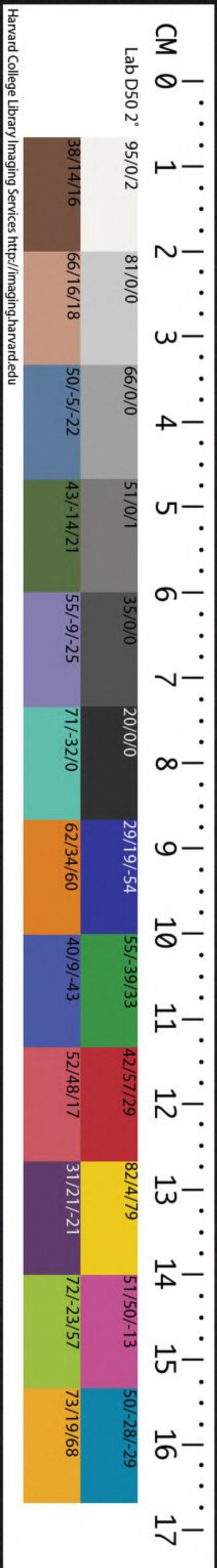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6

T 2516/3124



史記鈔卷九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履擔簦音登長柄也說趙孝成
 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
 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講和虞卿曰
 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
 之謝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

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

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
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
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
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
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
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
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
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
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

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
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
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
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
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
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
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
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
如？毋予，孰吉？」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

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音慎勿予。樓緩聞

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

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前取秦文

今得賂故曰易道

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

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却數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魏公子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

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

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
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
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涌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
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
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
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
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

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
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
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
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
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
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
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
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吾攻趙旦暮且下而
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

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

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軍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讐頭敬進如姬

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
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
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
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
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
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
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
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
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

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
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
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耳以至晉鄙軍之日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
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
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
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
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
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
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

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
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
於人公子與疾生決至軍疾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
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
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
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
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
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
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

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
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
上自言辜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
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
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
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
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

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

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三十一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

稱魏公子兵法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今民奉祠不絕也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

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鴦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

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柱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搽。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地，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搽。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隊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毳兔，遇大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

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

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

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

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

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

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
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
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
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
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
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
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
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
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
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

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
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
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
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
子恐父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
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
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
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

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又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

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

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

失朱英之謂邪。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篋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

妄言者。睢從箒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箒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讐，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

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

史記卷之九
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
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
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
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
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
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
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
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
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

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
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
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
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
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
有砥礪宋有結綵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士
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
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
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
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生死而聖

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關謂關涉於王心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

事。悉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劫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

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馬而死。三王之仁。馬而死。五伯之賢。馬而死。烏獲任鄙之力。馬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馬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

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

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
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
秦王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
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
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
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
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
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井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
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

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
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
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曰寡人願聞失計然
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
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
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
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

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主曰誰為此計者乎主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

天下樞以盛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

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二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為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徐廣曰政通音征報

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技披其技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

史記

卷之九

三

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

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即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

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

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

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

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危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

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

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

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馮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

曷。臯。巨。肩。黜。顏。威。羈。膝。寧。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

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王強

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慘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

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
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
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
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
而身死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
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
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
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
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

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信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
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
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
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
起大夫種。應侯曰。不然。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
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
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

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元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

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

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
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
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
下之彊國而秦之讎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
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
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
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
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
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
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

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
以亡為存因辱為榮綴章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
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
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
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誥往而不
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
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
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
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

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

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

冊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史記鈔卷之九

